

●长篇纪实小说

特别监狱

[韩] 郑贤雄 / 著
紫荆 /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郑贤雄 1949 年生于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市。

1976 年，长篇小说《俄底浦斯肖像》获韩国第六届道义文化奖。

1980 年，因在月刊《现代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死者的声音》和《被遗弃的一代》而受文坛瞩目。

著有长篇小说：《候鸟的冬天》、《该隐与亚伯是兄弟》、《你和我的时代》、《太白灵魂之光》、《问火山》、《燃烧的扶苏山城》、《光州听闻会演义》、《风与烛火》、《战争与爱情》、《破冰船》、《家谱》、《陀罗尼》。

短篇集《不惑时代》等多种。

其长篇纪实小说《特别监狱》译成多种文字。

作者的话

——谨以这部拙著祭奠三千多名惨死者的英灵

为了创作另外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专程去各地收集有关的素材。在旅途中，极其偶然地读到了有关日本关东军在 40 年代前半期准备打细菌战的记载。

当时，我关切地翻阅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岛村虽的《三千具胴体实验》和山田清三郎的《细菌战军事审判》以及其他有关的记载。这些著作记录了这样的史实：从 1938 年到 1945 年夏天，日本关东军“满洲第 731 部队”用 3000 多名朝鲜、中国、蒙古和苏联的俘虏以及太平洋战争打响后的美军俘虏做准备打细菌战的活体实验。《恶魔的饱食》记载了 731 部队的队员写的证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事审判庭审讯了日本关东军 731 部队的军官，当场作了记录。有些著作正是以这些记录作为参考资料而写成的。

所谓活体实验，就是以活着的人为对象，做各种细菌实验、药物实验和武器性能实验等。日本人管这些被实验者叫“木头”。

几年前，韩国的报纸也发表过有关日军为了打细菌战，给活人注射黑死病和霍乱的活菌进行有关研究的报道。《恶魔的饱食》译成韩文后，曾在韩国出版了好几本小册子。在此之前，日本的报刊详细揭露了此事，有关的记载竟达 30 多种。当然，此事早已不是新闻。我之所以下决心以此为内容写出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则是在读了如下的记载之后：

“在四面以透明玻璃为墙壁的真空室里，站着一个像是母亲的

妇女及其三四岁的女儿。母亲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命运，再也不哀求说自己愿一切听从安排只求免其女儿一死，她已经视死如归。她，紧紧地搂住自己的女儿。

“毒气终于注入真空室里。小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头环顾四下。她怔怔地望着母亲，似乎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圆圆的眼睛又黑又亮，脸庞天真无邪很是漂亮。透过玻璃墙看去，可以看清小女孩的表情。母亲用双手抚摸着女儿的头鬓，把她搂在怀里。女孩丝毫也不哭闹，把脸埋在母亲怀里，真可谓小鸟依人纯真善良。

“毒气开始弥漫开来。母亲呼吸着毒气，以尽一切可能保护女儿的母爱，竭尽全身力气，在临终的痉挛中把女儿搂得更紧。女孩吸进毒气，痉挛得很厉害，却紧紧依偎着母亲直至死去。”

这是当时在 731 部队供职的人向采访者透露的事例。我读了这一记载，认为这不是一个只该停留于追述的问题。

也许这是赞言，但是，我写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并非单纯出于憎恨当时的日军或日本国。作为一个韩国人，作为一个曾经备受残害的民族的后裔，我撰写这部拙著不能仅仅是出于憎恶。那么，是不是应当从爱的层次下笔呢？

我在构思的过程中，感到了单纯记录事实的棘手。从现有的记载看来，当时供职于 731 部队的军人和有关人员，大部分都说他们对于这一惨案并未感到有何罪责可言。那么，是不是作品中的人物都应该是冷血动物呢？用小说的形式来抒写，也碰到这个棘手的难题。所以，我虚构了几个人物。

这部作品中的情报军官吉田幸文大尉和从军护士永山美子，是我塑造的主人公。使他们互相爱慕，力图从爱情这一深层的人性，体会人的生命的尊严。

这部小说中的事件与大部分的人物都有据可查。人物大多保留了他们的姓而更换了他们的名字。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

往往愤怒得右手颤抖不已不得不放下钢笔，直到镇静之后才继续写下去。有时，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我生怕这样一来，会使小说应有的客观性丧失殆尽。因为，作为一个受尽残害的民族，对于那个残害过他人的民族免不了会作偏狭的描写，而这是不允许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给人以日本人也有良心的印象。但是，这部小说离开了某一特定的民族或某一特定的国民的立场，所写的是人有可能加害于人的不道德的历史的伤痕。

当时，日本人的国民性也是有问题的。但是，首要的是，战争才是使得人残害人的最丑恶的污点。民族和国家这种组织的形态，会掩盖住人的本质即人性，并使之正当化和英雄化，从而抒写出犯错误的历史。我在拙著里，并非只停留于硬搬文献记载从而加以揭露，而是力求张扬人的道德性，力求接近构建德行这一层次。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实际的事例与虚构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呢？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应当说，都是事实，只是在构思的过程中，用小说手法使之变了点形。但是，我就是怎么使之变形，也没有违背实际事件的真实。比如，下面这些事实就都是实实在在有过的：利用大型圆心分离器榨取人血的榨血实验；把人放到真空室里，依压力的变化速度，作人体的反应和生存实验（据说是为了弄清楚潜水艇压力和有关的人体力学），并用16厘米的拷贝，将人的嘴巴、肛门、耳朵、眼睛爆裂和内脏暴出的情状拍成纪录影片；以女俘为对象做梅毒实验和强迫其作体质性交实验和冻疮实验；交换人血、马血、猴血作代替输血实验；搞空气静脉注射实验；给怀孕的女俘注射药物，作畸形儿生成过程的实验；以妇女的生殖器为中心搞各种解剖；作痛苦极限实验；搞化学毒气实验；作不喝水不吃食物也能生存的生命极限实验；作抗高温抗低温的抗力实验；或注射各种细菌，或将细菌掺和在馒头里让人吃，实验到底会起什么反应；边解剖边作交换内脏的实验。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简直是连一般人都根本不可想象的实验也都做过了。为了搞三六式步枪的性能

实验，竟让几个活人站立任其射击，实验其贯透力。还曾把人装进战车里，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搞什么耐热实验。甚而至于将人体分解作元素实验，就像当时德国纳粹对待犹太人那样，在炼人炉中榨出人体的油制造肥皂。

在我这部长篇小说里，有的情节与史实略有不同。比如，731部队秘密地将伤寒病菌撒在哈尔滨的暗黑街傅家甸，使之人死家亡万户萧疏鬼唱歌。此事本来发生在1940年夏天，而拙著将之写在1941年夏季。其少年队员本来始见于1942年春天，而拙著在1941年夏天就有了。731部队部队长石井中将曾侵吞公款纳妾20多名，后来于1942年8月将她们撵走，我在拙著里将其时间提前，为1942年2月。安达实验场是日军专门作武器性能实验的场所，它开设于1943年10月，拙著将其推前于1941年夏天。拙著的纪实始于1941年夏天，因而将上述一些事实的发生时间作了调整。此外，我要说明的是，当年曾供职于731部队的队员读了这部拙著，可能会认为我所写的该部队所搞的某些实验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然而，我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事确实曾经有过。

起初，我只想写一集，后来因第一手资料过多而又无法省略，便写成了五集，几乎把所有的实有事件都用上了。

最后，我谨把这部拙著献之于3000多名惨死者的灵前。当年，他们被称为“木头”，惨死于设在哈尔滨郊外平房的731部队的特别监狱里。

作 者

写于1988年夏天

第一章

(一)

吉田幸文大尉在哈尔滨市的滨江火车站走下旅客列车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夕阳尚未完全西下，“满洲”（指中国东北一带）大陆干燥的晚风吹拂着大地。还很闷热的街道上逶迤着一连串长长的屋宇的影子。火车站对过舞厅的霓虹灯，在路边过早地闪烁着五色灯彩。夕晖与霓虹灯光相映成辉，这霓虹灯光便给人一种分外别致的印象。他感到这个地方确实有些光怪陆离，便拎着沉重的手提箱走到站前的广场上。

他在广场上刚一站定，便有三位正在等候旅客的人力车夫一齐奔来，其中的一位擦过他身旁迎向另一位旅客。而在广场的侧畔，则停着几辆出租车和马车。

他向一位上了点年纪的人力车夫问道：

“您知道吉林街上的白桦寮吗？”

“知道！知道！”

这位像是中国人的老车夫弯腰请他上车，随即把他拎着的手提箱放到人力车上。这位老车夫的动作既敏捷又熟练。他敏锐地看到这位老车夫的手背很粗糙，有脱皮的痕迹。也许是农民出身吧，这位老车夫似乎还很有力气，仅用一只手就将他的手提箱搁在了车上，而他拎着一直感到相当沉重。看上去，这位老车夫大概已经年近花甲，穿一身很旧的灰色的中国衣服，身板虽有点干巴了，浑身却显得还有一股大陆式的倔劲。

吉田幸文生在日本京都，长在日本京都，生平第一次踏上

“满洲”的大地。下车伊始，这里的风光和人情使他有一种新颖之感。

吉田幸文大尉在人力车上刚一坐定，老车夫便拉起了人力车。人力车轻盈地奔跑着，给他一种轻快之感。行走在路旁的关东军下级军人看到吉田幸文大尉，都恭敬地向他敬礼。在哈尔滨的街上，日军可谓随处可见。

拉着吉田幸文大尉的人力车，穿过滨江火车站广场奔向新哈尔滨。过了站前广场，街上的行人渐渐稀疏，人力车一直在上坡。但是，山岗并不高，路旁种的是两排榆树。哈尔滨的街道联结着一马平川的大平原，站在街上极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山峦。这些街道位于松花江右侧。吉田幸文大尉一见到路旁的松花江，便对老车夫说：

“大叔！慢慢地拉吧！不必跑得那么快！啊！松花江的景色多美呀！”

“我听您的！只是吉林街离这里还很远呢！”

“在天黑之前赶到就行啦！夕阳西下时分的松花江实在是太美哩！”

“看来，长官是第一次来到哈尔滨？！”

“不仅是哈尔滨，整个‘满洲’我也从来没有来过。”

吉田幸文边抽烟边欣赏松花江的夕照。晚霞倒映于江水之上，熠熠发光耀眼欲花，像鱼鳞般泛着银辉。盛暑干燥的晚风拂过江面，送过来一股江水的气味。

他从日本京都启程时便听人说过哈尔滨是个很美的城市。人力车过了松花江畔进入市区，一幢幢欧式建筑物栉比鳞次，令人目不暇接。大街变得笔直且井井有条。看来，这个城市的布局很像莫斯科，建筑物大多是欧式。

在车水马龙的街上穿行了许久，人力车才在一幢两层的楼房前面停了下来。这幢法式大楼房用红砖砌成，乍一看去很像是旅

馆。它的窗门全是拱形，屋顶漆成绿色。它像个[字，大门很大，有军用卡车进进出出。

大门的一侧有人行小道。吉田幸文沿着小道步入，却见里面有个哨所。这个哨位，在大楼外面的人是看不见的。几个腰掖军刀和手枪的宪兵把守着大门。大门里面的院子很宽敞，既有大树，又有草地，还有花圃。院子的一侧是停车场，停放着军用卡车、公共汽车和吉普车。通往大楼的门与院子紧相连接。

守门的宪兵们一见吉田幸文大尉，立即向他敬礼。一个宪兵上前请他出示身份证。这个军衔为下士的宪兵，嘴里喷出一股洋葱的气味。也许还吃过饼干吧，这种气味相当微妙。这个宪兵的胖脸闪着油光，眼睛像是在偷视对方，给人一种极不愉快的印象。

吉田幸文大尉边从这个宪兵手里收回身份证边询问：

“731号房间在哪儿？”

在他接受检查时，有有些人出出入入，有的亮一亮出入证，有的旁若无人兀自穿行。也有小孩和妇女来往。凡是熟人，宪兵们一概不加过问。

“从那儿有棵松树的门口进去，经过走廊上二楼，二楼东面最后一个房间便是731号。”

吉田幸文新来乍到，不知如何辨别方向，便问道：

“哪个方向是东侧？”

那个宪兵笑了笑，答道：

“长官！看来您是第一次来哈尔滨市！”

“快回答我的话！”

“上到二楼之后，请您沿着走廊向左边走！”

吉田幸文大尉拎着沉重的手提箱上楼时，听得二楼响起了轻盈的脚步声。少顷，有两个儿童边蹦蹦跳跳边下楼。一个是六七岁的小女孩，一个是大约十岁的小男孩。他们急匆匆而下，一不小心碰上了吉田幸文大尉拎着的手提箱。吉田幸文大尉手一松，手提箱

直往楼下滚动。他们不当一回事，兀自蹦跳着下楼。

“你们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快向长官道歉！”

从楼上传来清澈悦耳的女人的话音。

吉田幸文大尉赶忙往后退抓住手提箱，抬头瞥一眼楼上。

一个穿着军队附属人员服装的姑娘下得楼来。她满脸是歉疚不安的表情。这时，两个小孩已下楼跑到楼外去了。她与吉田幸文大尉隔着手提箱四目对视。

“实在很对不起！”

“没什么！”

他看着她，觉得她长得很美，只是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似乎是太年轻了。她穿的服装呈黄褐色，袖子上缀着坟山型的徽章，胸前绣着一颗流星。白色的流星下面有小小的红十字标志。看来，她不是随军的护士便是在部队里当护士。

她边下楼边再一次对他说：

“真对不起！”

他答道：

“不！没什么！千万别放在心上，快去照看您的孩子们吧！”

“我的妈呀！……”

她边说边满脸涨得通红。透过玻璃窗反射的霞光，他看到她的脸孔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他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连忙抱歉地说：

“噢！看来，您不是那两个小孩的母亲。我太冒昧了！对不起！再见！”

她欲笑又止，轻盈地低下头快步下楼。

吉田幸文大尉拎起手提箱上楼。她的脸庞又浮现在他的脑际。刚才不过是擦身而过没看上几眼，没想到竟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眼睛明朗清澈，又有浓浓的睫毛，加上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虽不能算是典型的美女，却有一种纯朴的美令人难忘。

吉田幸文大尉走进 731 号室。宽敞的房间里既有身穿军装的人，也有穿着便服的人。一个系着领带的中年人，坐在其同事们的对面翻阅文件。他的同事们或打电话或手捧案卷来来往往，似乎都很忙。他们连看也不看刚刚走进这个房间的吉田幸文。

一个军官坐在放在一侧的书桌后看报纸。他的军衔同吉田幸文一样也是大尉。看来，他像是这个房间里的最高负责人。吉田幸文走近他，自我介绍道：

“我是吉田幸文大尉，刚从京都的陆军参谋总部到这儿来。听说，去 731 部队要通过这儿办手续，我特地来找你们！”

“哦！知道了！”他收起报纸，听完吉田幸文的介绍，站起身来：“我是山本荣一大尉。欢迎您的到来！”

他身材魁梧，脸色苍白，任何时候都毫无表情。他嘴里说欢迎吉田幸文，脸上却无欢欣的笑意，就像处理日常事务一般。他搬来了一张椅子，让吉田幸文坐在他的书桌旁边，他递给吉田幸文一支香烟，他们一起抽起烟来。

他沉默良久才开口：

“这里的天气真炎热吧？”

吉田幸文在旅途上已很疲劳了，极想快到 731 部队去歇息歇息，却并未催促他快作安排，只是平静地说：

“比南方总算好一些！”

“您是刚刚到？”

“不错！从京都到这里走了五天。途中，在朝鲜的镜城和新义州停留了一下。”

“长途旅行，会很疲劳的。……”

他说完，用电话与 731 部队联系，报告说吉田幸文大尉已经抵达哈尔滨并在白桦寮报了到。

他们静静地坐着，抽完了一支烟。吉田幸文在心里想：去 731 部队，要办的手续还挺复杂和麻烦哩！

山本荣一又点燃一支烟，问道：

“吉田大尉！您认识 731 部队的石井大尉吗？”

“石井？您指的是 731 部队的部队长石井？”

“不！我指的是石井大尉，是石井永手！”

“不认识。石井永手与石井四郎中将是什么关系？”

“石井永手是石井部队长的侄子。石井部队长是石井永手的叔叔。”

“哦？！”

“我刚才同部队门岗联系过了。他们说，石井永手大尉会到这儿陪同您前往，让您在这里等候他。”

“由他陪我去？”

“是的！”

吉田大尉把烟蒂掐灭于烟灰缸里，兀自笑了笑，说道：

“我到那儿见他不行吗？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这样，岂不让我受宠若惊？我不过是调到 731 部队来供职罢了！”

“他这是对您表示欢迎嘛！”

“欢迎？”

吉田大尉似乎认为这种欢迎是陷阱的代名词，不禁好奇地发问：

“到 731 部队去，都得办这样的手续，都得经过这样的步骤？”

“是的！”

“您的意思是，什么军衔的军官上这个部队去，便由什么样的军衔的军官陪同？”

“不是这个意思。这支部队，除了部队长等几位指挥官，其余一切官兵，包括家属，都得经由我们这个白桦寮出入。外出者得经由这里，回部队者非经由这里不可。随便进进出出是不允许的。”

“……”

吉田大尉这才明白 731 部队的保安工作非同寻常，不由得把

视线转到窗外。看得到哈尔滨市的街道斜斜地逶迤延伸开去。夕晖在建筑物的屋顶上闪光。他突然忆起刚才在楼梯上遇到的两个小孩和带领他们的那个姑娘。他估计她们也是 731 部队的人，很希望能在部队里再见到她。想到这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要镇静！千万不可以这样！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是肩负重任来到这里的，怎可以下车伊始就坠入情网？

“吉田大尉！您在滨江火车站一下火车就径直来到了这儿？”

“是的！”

“这么说，还没来得及在哈尔滨市内转一转？！”

“来日方长嘛！”

“这里分为两个大区：新哈尔滨和旧哈尔滨。我们所在的这儿是新哈尔滨，是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中国人主要住在旧哈尔滨区，那里至今还没怎么开发！”

“看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同欧洲的街道极相仿佛！”

“1898 年，沙俄修建东清铁路时，向清朝买下了哈尔滨，建成了这个新区。直交式的道路网从中央大广场成放射状伸展开去，建筑物的设计也都是仿照欧洲。”

吉田幸文大尉同 731 部队联络站的负责人山本荣一大尉在新哈尔滨区吉林街的白桦寮楼房里，这样交谈有关哈尔滨市的掌故，藉以打发时光。

吉田幸文大尉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在夕阳西下之时，盼来了石井永手大尉。

一看他所穿的一身制服，就知他是宪兵队的军官。他的腰间掖有手枪和军刀，戴着白手套的手，拿着一根像是马鞭的指挥棒。这是一种兼可用作马鞭和指挥棒的用具。

他的个头偏矮，肥胖程度与其年龄很不相称。也许是吃得太好了吧，他的下巴的肉太厚。他的眼睛很凶狠，眼神迸射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杀气。

他对吉田笑了笑，主动同吉田握了手。他的笑脸，与其说是在笑，不如说是硬挤出了一丝冷笑，冷冰冰的像是画家画上去的。这是一个总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刽子手般的凶神恶煞。

他对吉田说：

“吉田大尉！您来这儿可谓适得其所。作为一个情报军官从陆军参谋总部调到‘满洲’来，虽说有点委曲了您，但是，这儿也挺不错嘛！尤其是我们这支东乡部队，……不，现已改称 731 部队。我们 731 部队比任何部队都需要防谍反谍，因而也就很需要像您这样的专搞情报的军官！”

从他一见面就滔滔不绝谈这些，吉田知道他是个喜欢唠唠叨叨言不及义的人。吉田缄默不语，只是频频点头。

“我来迎接吉田大尉，是为了今晚特地为您洗尘接风。我们部队的部队长也满口答应了！”

“石井大尉！您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去喝酒？”

“是啊！”

“我实在太疲乏啦！”

“吉田大尉！我教您一种解除疲乏的办法吧！解除疲乏最好的办法就是喝几杯酒和摸女人的屁股！哈哈哈！”

石井大尉放声大笑，然而，脸上却并无笑容。吉田见他在大笑时居然没有任何笑的表情，竟是这样诡谲怪诞的人，不禁打从心底深处涌起略为苦涩的反感。

“石井大尉！您要为我洗尘接风，我心领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想好好休息休息！”

“有两个朋友已在酒店里等候着您哩！我们一起去吧！他们在焦急地等我们。今后，您将住在东乡村独身宿舍，您的宿舍就在我的宿舍旁边。您得在那儿久住。我们是邻居，今天晚上，就跟我去吧！”

他见吉田没再说什么，以为吉田已经默认，就转身让山本大尉

领吉田大尉去更衣室。

吉田反问道：

“去更衣室，让我先洗个澡？”

石井大尉用下巴暗示吉田跟山本走，意思是进去之后，就明白究竟了。吉田感到有点蹊跷。明明是去 731 部队，却得先到市内的这幢伪装得极妙的建筑物里报到，得通过这儿与部队联系。这可真是使得他还没到 731 部队就先自紧张了起来。他跟随山本去旁边的房间。开门一进去，就看到有两个宪兵站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向他与山本敬礼。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却放置着许多箱子。箱子上写有军衔和名字。

“这里是部队的有关机构的男性工作人员和部队尉官专用的更衣室。”

“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您应当知道，从这儿往南 20 多公里开外的平房，是关东军防疫供需部总部的驻地。总部有 2800 多名军人和有关工作人员，还有一倍以上的家属。他们都与外界完全截断了往来，从部队的性质着眼，只能这样做嘛！因为这是一支准备打细菌战的部队，在保安方面就得多动点脑筋。吉田大尉！这种情况，您该很清楚吧？”

“我只知道这是一支准备打细菌战的特殊部队……”

“这支部队的军人和有关人员去哈尔滨市内或到外地去出差时，都先得到这里脱去军装换上便服。回部队时，再来到这里换上军装，坐专用公共汽车或卡车回部队。军人和有关人员的家属，比如那些上学的学生，虽然不必更衣，却也必须通过这里来来往往。”

“……”

“吉田大尉享有专用车。您尽管使用。您脱去军装放在这里，他们会为您选一套合身的便衣给您穿上。现在，天气很炎热，您还是穿白色的南方衬衣配灰色的西装裤吧！”

吉田幸文茫然望着山本大尉默不作声。此刻，他可真是感到相当怅惘。他在更衣室里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山本和石井也都换成一身便服。

他们三人来到院子里，黑色的轿车已在等候他们。坐在驾驶员座位上的司机身材壮实，也穿着便衣。

黑色的轿车驶离白桦寮。街上，夜色朦胧，路灯闪烁。商店里灯火辉煌。

黑色轿车驶出市街，沿着松花江奔驰。不久，它停在江畔一座华灯耀目的酒店前面。

(二)

座落在松花江畔的这家酒店，招牌上写着“松江”二字。它原是日本式的住宅，有亭榭伸出于江上。它的屋顶呈草笠式，每扇门都装饰着樱花的花纹。

黑色轿车刚一停下，就有穿着和服的女人从店里迎出。她穿的黄色和服上稀稀疏疏缀着樱花花纹。她哈着腰满面堆笑。她似乎与石井永手大尉和山本荣一大尉是老相识，边欢迎他们光临边连声管他们叫大哥。

他们向可以欣赏到江水的临江的房间走去，房间里面已有两个人在等候他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是35岁左右的中年人，肩膀很宽，身板强壮，给人以十分精悍的印象。他穿着灰色的夹克，一脸的络腮胡子。坐在他旁边的是个30岁左右的小个子，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白色的衬衣使领带的红色显得特别醒目。

石井大尉坐定之后，轮番看了看吉田幸文和这两个先到的人的脸庞，说道：“来！互相认识认识吧！”紧接着，他介绍道：“他是刚刚才到达哈尔滨的吉田幸文大尉，来我们部队担负防谍任务，原来在陆军参谋总部任职。这边这位嘛，是石田真文大尉！……”

蓄着络腮胡子、穿着夹克的中年人向吉田幸文伸出了手。他是哈尔滨宪兵司令部的缉查官。他身边的青年名叫山崖二郎，是特务机关的中尉，专门负责辑查思想犯。吉田幸文不知石井大尉迫不及待地吧宪兵司令部和特务机关的军官叫来与他认识是何用意，只好硬着头皮与他们握手言欢。此时，他实在是疲乏得只想早点歇息。

酒席摆好了，石井大尉先不让三陪女郎们出来作陪。

“吉田大尉！请别感到不愉快！”

“您的意思是？”

“您大概不欢迎小姐们作陪吧？”

“不！我并没这样想过呀！”

“那么，我们先作一些重要的交谈，然后再叫她们来作陪。这里有温柔乡之称，在座的其他几位都早已领教过了！唯独吉田大尉新来乍到还不知道。这里有来自各国的女人。日本、中国、苏联、朝鲜的女人自不用说，还有法国女郎。你们可以随便挑选，喜欢哪一国的都行！尽管如此，说话可得小心点。哈尔滨的间谍多得很，这些女妖精尤其相信不得。这家酒店虽然是日本女老板开的，妓女们却一个也不能相信。吉田大尉！听清楚了吗？”

“知道！”

“‘满洲’第731部队要靠我们大家来维护！”

“……”

吉田听不明白石井大尉这句话的内涵，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的脸孔。

石井大尉趾高气扬地接着说：

“731部队最重要的核心是‘木头’。”

“‘木头’？是指采伐原木的地方？”

“以后，您会知道的。在座的石田大尉和山崖中尉是供应‘木头’的负责人。白桦寮的山本大尉和我则负责运送‘木头’。”